

台湾 黑道人物写真

华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124号

书名: 台湾黑道人物写真

出版: 华艺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1992年10月第一版

印次: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书号: ISBN 7—80039—621—5 /I • 274

定价: 7.00元

目 录

少年子弟江湖佬.....	(1)
——白狼张安乐的悲凉旅程	
手足情深·血债血还	(15)
——李存果为弟复仇肇憾事	
化身博士	(27)
——龙虎凤张大头传奇	
阎罗王！我不买账	(37)
——九命怪猫高霖传奇	
江湖路上我独行	(53)
——高雄黑道最后仲裁者——跛脚炳煌	
高雄地下王	(66)
——黑白大亨妈注仔	
从“灯红酒绿”到“绿水青山”	(86)
——金马银弹救不了周乃忠	
台西亡命客	(97)
——罗清锦的悲剧生涯	
刀口生涯原是梦.....	(111)
——龚书清与吴宋雄恩仇录	
最后的枪声.....	(117)
——独行杀手林博文的不归路	
拚命三郎离恨天.....	(131)
——许武清拒捕遭格杀	

D1162/32

团仔做头王.....	(145)
——雨港教父林锦南	
东瀛大煞星杨双五.....	(152)
火狐狸掀起黑旋风.....	(162)
——许金德十四载坎坷江湖路	
蝌蚪的蜕变.....	(184)
——高凌风如何卷入黑道	
有弟不教兄之过.....	(195)
——“牛埔”帮齐惠生二十年江湖路	
恶战一百四十天.....	(202)
——郑传心火并李慧昌始末	
醉卧江湖君莫笑.....	(215)
——四海帮“鲁哥”散义载酒行	
血染文化城.....	(223)
——台中黑社会发展大势	
没有黎明的长夜.....	(237)
——与新竹三光帮元老一夕谈	
插翅难飞.....	(249)
——台湾第一飞贼传奇	
黑色漩涡.....	(259)
——山茅的故事	
诸罗山风云.....	(268)
——嘉义黑道角头点将录	
龙虎阴魂.....	(280)
——大嘴刘玉豹之死	

少年子弟江湖佬

——白狼张安乐的悲凉旅程

退稳江湖，旅居美国多年的“白狼”张安乐，自江南命案爆发后，成为各界瞩目的焦点人物。

“白狼”曾是谋士型的黑道人物，在留学、做生意之后，仍然摆脱不掉恩怨纠缠。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1985年6月3日，下午五点半。

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

一辆福特车停在路边，距昌黎贸易公司不到20公尺。

车上坐着三名男子，已经整整坐了两个小时，看情形，他们不是在等人，就是在监视，也许两者都有。

街道上人车稀落，显得相当僻静。

“已经来了两次，都没看到张天翔那小子，”驾驶座上的大汉冷冷道：“搞不好已经‘闪’了。”

“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后座男子应道：“我就不相信那个母的会不知道姓张的躲在那里。”

“大哥意思怎么样？”

驾驶座右边男子点了点头：“进去问问再说。”

商议既定，三名男子迅速下车，机警的四下看了看，便径直来到昌黎贸易公司门口。

应门的是位 30 多岁的女子，颇具姿色。

“张天翔在不在？”为首大汉一面问，一面打量室内环境。

“不在。”中年妇人心怀戒心，因为对方的态度并不友善。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不知道?!”大汉冷哼了一声：“怎么可能?!他人躲在那里?”

“躲?”妇人张大眼睛：“他为什么要躲?”

“欠钱不还，人又不露面，不是躲是什么?!”

“应该说是诈财，”大汉冷笑了笑：“这家人头公司不是你跟他合伙搞的?”

“这是人头公司?!”妇人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是张先生请的秘书，我什么事都不知道。”

“这些……”大汉拿出一大堆单据，用手拍了拍：“这些你都不知道?”

妇人接过单据大略看了一下，摇着头还给大汉。

“你他妈的装蒜!”另一名大汉突然吼道：“不讲出张天翔那杂碎在那里，老子就要你好看!”

暴吼吓坏了中年妇人以及身边的男童，她本能的高喊：“救命!!”

突发的状况，使得为首大汉不知如何控制，这声救命很可能已惊动邻人，万一报警，后果不堪收拾。

“带她们走。”大汉命令道。

两名男子迅速上前，一把抓住中年妇人，但男童却已溜向后门，一名男子追了上去。

“算了，一个就够了，快闪！”

三名大汉把中年妇人架出大门，推进门外的汽车，回速离开现场。

车子在洛杉矶一家旅馆前停住，大汉把妇人带进旅馆房间，开始仔细盘问。

“你们认不认得白狼？”妇人突然问。

这句话使得三名大汉吃惊不已，他们互看了一眼。

“你认识白狼？”

妇人点了点头。

“你们是——”

“好朋友。”

为首大汉沉吟了一会儿，拿起桌上的电话……

“白狼，”大汉表情严肃的拿着话筒：“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王菊涛的女人？”

“认识，怎么样？”

“他是张天翔的女人，张天翔……”

“不管怎么样，你们不能押她，这件事我会给你们一个交待。”

妇人被押进旅馆的90分钟后，终被歹徒释放，如果是场误会，应该就此平息，但是，王菊涛还是向蒙特利公园市警局报了案。



本来这件案子根本微不足道，但是，就因为其中牵涉到因“江南命案”而声名大噪的“白狼”，而惊动了美国华人，甚至

台湾的新闻界。

根据蒙特利公园市警局调查，三名涉嫌掳人的男子受命于白狼。

王菊涛6月3日被绑，六月四日白狼曾与三名男子之一的李建兴在蒙特利公园市的四川饭店会面，谈判内容被联邦调查局秘密录音。

6月6日，白狼曾打电话给台北友人，并在电话中提到这件事，以及他个人的态度，根据了解：

张天翔在美国开了一家人头公司，去年一月，张天翔回台湾，摆出一副大买主的姿态，计划在台湾采购大宗货品外销美国，同时也表示他是前税务局官员张锦荣的儿子，货款开他老爸的支票，保证万无一失。

短短数月内，他搭上了十几家厂商，采购了五金、杂货等大批货品，开出台北市银行远期支票支付。

没想到，张天翔回到美国之后，张锦荣的支票没一张兑现，台北厂商不甘受骗，联络美国友人，找张某讨回这笔烂帐。

厂商们邀请的朋友，很快的便在蒙特利找到了张天翔所开设的“昌黎公司”，想不到这家公司有一个女秘书王菊涛留守，张天翔却不见了踪影。

王菊涛不久前才和先生离婚，自己带着一个小孩无依无靠，后来经人介绍，在张天翔的昌黎公司安插了个“女秘书”的职位。

当王菊涛被台北厂商们邀请的朋友押走后，被带到一家汽车旅馆，平日骄宠惯了的王菊涛，突然遇到这种美国电影里经常出现的押人场面，也不由得花容失色。

所幸，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小姐还算镇静，立刻想到在美国

交游广阔的“白狼”，在这个紧要关头，也许白狼能够救她一命。

果然，王菊涛亮出了“白狼”的字号，立即见效，这三位兄弟立刻打电话与白狼联络。

“白狼，你确定王菊涛和张天翔没有任何牵连？”

“我以人格担保，这件事的后果，由我一个人来承担。”电话那边传来白狼坚定、豪迈的语气。

“好，既然张大哥这么保证，我们也没得话好说，一切就拜托张大哥了。”

放下听筒，这三人拿了 20 块美金，叫了辆计程车，把王菊涛安全地送回了公司。

白狼对答应朋友的事，从不推诿，便和好友李建兴，请另一个朋友“大卫”，拨电话给昌黎公司的张天翔。

白狼在电话中，对张天翔诈取善良厂商的行径，感到非常不满。

“张老板，我知道你的‘背景’不错，你對自己应该珍惜，好好做生意，不要玩那些见不得人的鬼把戏。”

“请问你贵姓大名？”

“我叫张安乐。”

“噢，张先生，我久仰你的大名，最近这一阵子你的确很风光，不过我做我的生意，你管的也太多了吧！”

“张老板，做生意要老老实实，欠债还钱，赶快出面和债权人把债务解决掉，这样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风度。”

“你太爱管闲事了！”

“呸！”白狼话还没讲完，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就是因为这通电话，白狼自己都没想到，竟然为他带来了一场横祸。

白狼的这通电话，被美国警方全部录了音，而王菊涛回到办公室后，立刻向当地警方报案，说她遭到歹徒绑架勒索。

美国警方掌握了“录音带”后，认为王菊涛可能就是被白狼绑架的，便开始密切注意白狼的行踪，准备随时逮捕他。

碰巧，6月6日，由美国里根总统主持的犯罪组织调查委员会举行了一项听证会，会中邀请白狼参加，与会的大都是各界的政要及高阶人物，包括前越南总统阮文绍等人。

当听证会结束后，白狼刚要离开会场，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已经等在门口了，他们以白狼“无固定职业”、“无固定居所”为由，逮捕了白狼。

第二天，美国警方借提白狼，控诉他涉及绑架勒索案而予以收押。

但是，当美国警方传讯绑架勒索的被害人王菊涛时，王菊涛一直为白狼辩白，指说白狼在此案只是扮演居中调解的角色，并非涉嫌人。

美国警方因为握有所谓的“白狼录音带”，因此并未采信王菊涛的证词，反而认为涉嫌绑架案的三人，都是受白狼的指使。

此外，据说美国警方曾一再向王菊涛、李建兴等人施加压力，要他们指认白狼是主谋，但王、李等人并没有妥协。

美国警方收押白狼后，将保释金提高到美金廿五万元，几乎是台币一千万元，的确高得离谱。美国警方所持的理由是白狼没有固定职业及居所，而且手下的徒众多，又神通广大，不这么做，可能又会让他逍遥法外。

白狼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让美国警方这么戒慎恐惧？

为什么一件毫无牵连的案件，会被用来小题大作？

台湾的白狼，在美国如何踏出了第一步，以后他又要如何

来应付来自外界不可预知的“压力”呢？

白狼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则任教于北一女中，在张家，他排行老二，老哥是个用功读书的孩子，一向少让父母操心。

倒是老二白狼，自幼便表现较为桀傲不驯的脾气，但因为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教养的方式刚柔并济，促使白狼的人格养成偏于自由放任，同时也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早在中学时代，白狼便加入“南海路帮”，1964年被“竹联”吸收后，这匹狼终于有了一片供他驰骋的原野。

有一次，在永和的一场舞会，白狼杀伤了一名便服宪兵，这一时的冲动，换来了一年的牢狱之灾。

1965年仲夏，白狼刑满出狱，迎接他的不是重获自由的喜悦，而是白云苍狗，世事多变的感喟。

就在白狼服刑期间，“竹联”因为扩张势力，与台北市各帮派之间火并连连，特别是与隔一条新店溪的“萤桥帮”势同水火。当时由“竹联”杨站长率领的“远征军”，横扫台北各帮派，打杀之声惊动了刑警大队，乃针对“竹联”分子展开全面扫荡，稍成字号的“竹联”分子悉数入网！

重临自由天地的白狼孤独的踽行台北街头，或许是亲情的感召，或许是环境的影响，白狼在父亲的安排下，转往基隆一

中继续未完的学业，次年再转回台北师大附中。

这段期间，白狼专心致志的K书，以他的聪颖，不但顺利的毕了业，1967年夏天，白狼一试便考上了淡江历史系。

在“竹联”一帮兄弟伙中，虽不乏一些读书材料，但要论能读肯读，白狼应属第一。

当时的淡江学院分为大学与五专两部，两部之间泾渭分明，五专部或许是基于自卑心理，异常仇视大学部学生，打架寻衅之事不断。

白狼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是第一个敢于挺身面对挑战的“英雄”，没多久，他便在短短的一条英专路上闯出了“威名”，令学校当局头痛不已。

这种硬汉作风，很快就激起淡水本地流氓的不满。一天，白狼正闭门K书，十几个流氓由一个素以强悍出名的“斧头”率领，在窗外叫阵。

人单势孤的白狼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拎了一把土枪和扁钻，冲出门外便扑向“斧头”，一阵短兵相见，“斧头”挂彩，他旁边的兄弟慑于白狼的气势，一个个傻了眼楞在一旁。

当地流氓急欲找回面子，正在蕴酿报复时，事情传到台北“旱鸭子”的耳里，他立即率众兄弟赶往淡水，找“烧饼”老大谈判，并顺利摆平了争端。

当晚白狼随“旱鸭子”回台北，他在淡水的兄弟却不明就里，端了一把散弹枪把“斧头”那一群人给轰了几枪。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旱鸭子”再度专程赶赴淡水折冲，再度把事情摆平了，从此“旱鸭子”成为白狼心目中的老大哥，就在此时，白狼在淡水组织了“淡竹”，顾名思义，它就是竹联在淡水的分支！

在“竹联”中，真正能左右白狼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旱鸭子”，另一个就是柳茂川。

白狼学的是历史，他习惯以他所受的史学训练思考和判断事理，和柳茂川走近后，因为柳茂川对政治问题较为狂热，白狼在思想上深受他的影响。这段姻缘，促成白狼日后远飘异国，并与柳茂川形同弟兄的原因，此是后话。

1970年暑假，因“陈仁伤害案”，警方大举扫荡“竹联”分子，包括“旱鸭子”在内的一干兄弟，纷纷被送往绿岛管训。

白狼虽未涉案，但在风声鹤唳中，也形同息隐江湖，销声匿迹了一年，埋头于书本之中。警方可能姑念他仍在学，未全力追缉，让他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

“竹联”领导分子悉入牢笼后，实力大损，小一辈兄弟饱受其他帮派欺压。当时有一个周姓兄弟敦请他出马重整字号，白狼面临一段理智与感情的挣扎时期后，应允复出，在1972年重组“竹联”，在他的精心策划与威严的号令下，“竹联”渐渐的恢复元气了。

这段时间，白狼已经考入淡江的欧洲研究所，为了要兼顾学业与帮务，他不得不找寻最快速、最丰沛的经济来源——搞赌场！

白狼的领导讲求“义字”，在金钱上他出手相当大方，“竹联”的新血网罗了来自中南部的兄弟辈“新秀”，后来的“鸟”、“狮”、“豹”三辈都是白狼一手带出来的。

早在1968年，白狼就已和同班张姓女同学热恋。爱情的甜蜜多少也化解了一些暴戾之气，他能安心念完大学，感情也许该算其中一个因素。

然而初恋的花朵并未结出并蒂的果实，白狼与张女分手后，在1974年结识了李姓女子，日后并成为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了两个小孩。

娶妻生子，家庭的温暖，和所谓“少年子弟江湖佬”的感慨，多少使白狼兴起岁月不居的倦怠感，他开始兴起“金盆洗手”的念头了。

事有凑巧，1974年6月某夜，“竹联”兄弟在“长桥”餐厅聚会。

当酒过三巡之后，老水端起酒杯向素来不合的老周敬酒。周某未予搭理，老水性子一起，便当场掀桌，抡起扁钻向老周刺去。

白狼眼明手快，伸手抓向扁钻，热腾腾的鲜血怒进而出，冲突的双方虽然冷静了下来，但这一扁钻却扎进了白狼的心田深处，所谓情义，难道就是这样其薄如纸，动辄拔刀相向的吗？

“长桥事件”之后，白狼的去意已决。在内心里，他做了一个妥善的安排，他开始刻意的栽培新进晚辈，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他自己则“功成身退”，就算他白狼对“竹联”的交待吧！



初至美国，也许是人生地不熟的关系，白狼的生活一直过

得非常“保守”，他完全脱离了帮派的色彩，埋首书本，在美国同学的协助下，他居然在三年内修完了四年旅馆管理的学分。

1979年，白狼返国省亲，当时他与前妻李青的感情已经不睦，因此在另一女友家中。

李青颇具大姊头的风范，对道上弟兄的照顾，较诸白狼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黑道上的兄弟犯案，皆以李青处为“避难所”，李青不但替兄弟们洗衣、烧饭、遇有手头不便的，还掏腰包给零用钱花。

正因为如此，白狼返国，还白惹了一场牢狱之灾。

当时新竹三光帮的廖进基等人均属重刑犯，为躲避警方缉捕，藏匿在李青家中，警方查获一千人犯时，并在宅内搜出大批枪械，因此，再循线将白狼逮捕，并以私藏枪械、藏匿人犯、涉嫌叛乱等罪，将白狼移送警总侦办。

白狼被捕后，其国内处友人纷纷协助，表示白狼在美国念书，成绩优异，此番返国省亲，怎可能与黑道分子有所瓜葛。

他的美国同学，也将白狼的绩优成绩单寄回国做证明，经过多时的调查，白狼终于洗清了台独的罪名，以“私藏枪械”被判刑六个月，再易科罚金获释。

许多白狼的朋友均表示，白狼这次被捕，可说是他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

1979年底，白狼返回美国，顺利完成了内华达大学的学业之后，以其优异的成就申请进入史丹福大学，攻读企业管理。

问题是，人一有了钱，上门的朋友也就多了，白狼自己干采买，有时还下厨，辛苦赚来的钱，多半花在接济朋友，与落难的兄弟上，自己根本没剩多少。

去年某夜，两桌越青帮份子，在餐厅内狂喝豪饮，酒醉后，

自己人发生冲突，在韩香村内开了两枪，而使得餐厅不得不暂时停业。

出事后的韩香村生意不如前，再加上卫生单位的检查，餐厅终于被封。

几经商议，韩香村改成了叙香园，火锅不卖，卖江浙菜总行，没想到“整修内部”重新开幕不到几个月，随即发生了“江南命案”。

客人为了怕惹是非，不愿意上门，叙香园生意一落千丈，白狼再度被迫“暂停营业”。

许多不了解白狼的人，总以为他爱出风头，利用“江南命案”打开自己的知名度，事实上，陈启礼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除了他自己之外，知道的人并不多。

为了援救陈启礼，他不敢在公共场所背向门坐，他写好了遗书，也交待了后事。

记得党外在蒙特利公园的林肯广场主办座谈会的时候，白狼曾指着许信良的鼻子大骂，而当他讲到——

“我不需要任何人了解，也不需要任何人保护，打从我拜进竹联帮那天开始，我就知道自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绿岛，一条是进殡仪馆。

当时这几句豪语赢得在场听众热烈的掌声。

对于一个读历史的人而言，白狼是在自己或别人的经验中去确立他未来做人行事的指标，但是，

“当然不一样，我的方法积极，你的消极，我吸收这些高干子弟，改变这些留学生的思想，将来他们回到大陆，很可能都会担当要职，这对推翻共产政权，效果不知要比你的方式大出多少，无论如何，你反对台湾，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在史丹福大学读了不到两年，白狼的经济已无力负担学费，他因此而休学，以他的聪明才智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失学”。

前面谈过，在旧日的老兄弟里，最能影响白狼的就是柳茂川与陈启礼两人，1982年，白狼再度返国，在一次偶然的聚会当中，陈启礼曾告诉白狼：

“你有理想有什么用，有理想没有经济做后盾，你凭什么去实现你的理想？”

这句话对白狼起了很大的作用，十月间，白狼回到美国之后，先到拉斯维加与内华达大学时期的同学珍结婚，据说这件婚姻除了或多或少的感情之外，主要是珍愿意帮白狼的忙，解决居留权的问题。

为了改善经济环境，白狼先与台湾友人合伙经营太阳眼镜，与玩具等杂货的进出口买卖，但是生意并不理想。

次年，友人陈培东愿意出资10万美金，与白狼合伙经营鞋子及货仓库公司，白狼兴致很高，为了从事准备，为未来销售铺路，洛杉矶一带的大小鞋店，几年都被他跑遍了，只可惜那位陈某人光说不练，迟迟不拿钞票，白狼白忙了一场。

1984年，白狼与黄鸟合开韩香村火锅，开幕之日，车水马龙，生意鼎盛，白狼以为从此势将为自己的经济状况，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当时，白狼在史丹福大学附近的“山景”镇租了间小房子，生活十分刻苦，经济当然也很困窘，有一次，他为了贴标语需要钱，找上了昔日的大哥哥柳茂川，当时柳某人正在开舞会，他一口拒绝了兄弟的告贷。

柳茂川在竹联里颇有“财”气，他对白狼的态度使白狼非